小鎮的冬天

陸崗

太陽無力的蹲在雲屏後面打盹，盛怒的北風興盪著雪白的浪。焦黃的樹葉一堆堆萎縮著，等待最後的審判，焚死？腐朽？可憐的無名英雄呵！赤條條的老樹也在爲你哭泣。

這濱海的小鎮，縈繞著濃烈冬的氣息，竟然比春天更富有深沈的詩意。記得我要離開那只有霪雨寒風的城市到海濱小鎮過冬時，老黃還笑我「傻瓜」，哈！那些總是笑人傻的「聰明人」往往才是眞正的傻子。這時我不禁爲老黃歎息，因爲他還在令人窒息的暖氣房裡從事那反自然的慢性工作而不自知呢！他們只會對剝蝕身心的「享受」凝視不放。對這些造物者的精心傑作，他們是盲者，可憐的盲者。

我來L鎮並非慕名造訪，儘管鎮上有全省最古老的媽祖廟。只爲有「同居」之緣的室友「小泰山」一再的邀請，搬了一大堆什麽「盛情難却」「恭敬不如從請」……之類的激將名句，所以我眞的「從請」了。不料我却深深愛上了L鎮，我擁抱著每個清晨、黃旨、靜夜，親吻著。

清冷的早晨，公雞傲視嚴冬的啼鳴，會使我很自然地醒來。披上厚重的外衣，悄悄步出大門。風不挺强勁，只是凍得骨子裏發酸。我把圍巾包住鼻子，讓吸入的空氣暖和些。小街靜謐得像幽谷一般，寒風的呼聲、枯葉飛奔的「沙沙」聲也無法騷擾這份寧靜。例是被賣醬菜的老嫗那副竹板節奏地撕劃著。我微傾上身逆著冷風漫步，前面一個賣「蚵」的老婦用鑼鼓口哨不斷呼著白霧，一上一下地走來。當走到我面前的時候「先生，早！」他忽然喘息地說。我愕了一下趕忙回答「噢！你也早」，他已擦身而過了。我感動地望著他的背影，許久許久，直到他消失在街的轉角。啊！在那連住隔壁都不打招呼的大城市裏，何處去尋找這美麗的畫面？我興奮地吹著那首「早晨的公園」，步伐格外輕快了。

黃旨，我冒著强風，踏過無數白枯的貝殼，來到海邊。凝望這廣洋平坦的一片。它沒有絢爛的晚霞，更無火紅的夕陽。只是一層淡淡的粉紅透過灰雲籠罩著一切。在這裡，誰能說冬天沒有優美的黃昏？遠處一排張了帆的兩輪托車滿載著「蚵」，順著風力迤邐前來。像一葉葉陸上的小帆船。其中竟然有人穿著短褲頭，露出黃褐色的肌膚，胼胝的手足沒有皮套子。當我看到自己的風衣、圍巾時，只覺得那雙赤銅色的腿正默默地對我嘲笑。我搖搖頭表示無限佩服。淺紅色漸漸退去，尋著堅硬而帶有鹽分的泥土路回來。媽祖廟裏的晚鐘正在廻響，這時無辭形容我內心的感受。

追尋了一個白天，在這寂靜的夜，聽不見刺耳的蟲鳴，更聽不見隆隆的車聲。我閉著眼睛躺在床上，傾聽屋瓦上北風一陣陣的呼嘯，像海邊的浪，也像高音的洞簫小調。偶爾也撩起那些甜甜的回憶，精神慢慢地愰惚。即將睡著的時候，隔壁愛偷東西的小灰貓又在敲印地安鼓般地敲著樓梯板，我報以一絲迷濛的微笑……沈沈地睡去。

壁上的掛鐘將近六點，她就感到一陣輕微的心跳，臉上泛起一陣微熱，她低下頭打開皮包，掏出小圓鏡子，證實自己臉上確已泛起一陣紅暈。順便修補修補唇紅，再輕輕地撲上一點粉。她故意別轉頭對著店鋪的裡間，却不時斜著眼從牆上的鏡子偷看門外。

記不得從什麽時候開始，每到傍晚六點，門前的巴士站上，一定站有一個高大的、穿深咖啡色西裝的青年人：寬濶的肩膀，修長而畢挺的褲管——總之，瀟灑英俊。兩個星期以前，那人第一次走進店來，從自己手中購買一條小手帕，從此，每天這個時候，一定得進來買一件小物品。

「領帶夾、襪子、手帕、領帶……」她心裡忍不住喜悅的笑：「通通都買過了，今天，該買點什麽呢？——是不是再買一雙襪子，或是加一條領帶？」

她偷偷地感謝聖誕老人。——是的，聖誕老人！是門口玻璃窗裡那個高達五尺，能轉動眼珠和臂膀的聖誕老人，才引起這個年青人對店鋪感到興趣的。——雖然，他站在門前等巴士的背影，自己早已熟悉了，可是，在聖誕老人沒有出現以前，不論他等車等上五分鐘乃至八分鐘，那身子從來不會回頭瞧一瞧這店子。儘管這是永綏路上最大的一家百貨店，貨物最多，價格最廉，而歷史又最久。

「眞奇怪，開始買了一次，就從不間斷了。」她想著，心裡有點惋惜。「怕不是個『三世祖』吧，那來的這許多閒錢來買這些並不急需的物件，要是結了婚，準保不是個好丈夫……」

立刻，她又感到一陣耳熱，嬌羞地在心裡罵起自己來：「不要臉，管得著人家結婚不結婚，浪費不浪費！」

一抬頭，那人不知什麽時候竟已站在自己前面。

她生硬地看他一眼，再故意低頭在尋覓玻璃櫃裡的東西。

對面的人說話了：

「小姐，這一盒假鑽石的項圈賣多少？」

賣多少？這不再像襪子、領帶那麽便宜了。鑽石雖然是假的，却是最上等的贋品，「翠華公司精製」，K金的底胎，每一個銲接處都印有英文招牌的！「你買這東西幹什麽？」她心裡想，似乎同時感到一陣極大的不耐煩：

「賣多少？」「六百七十！」

「假的還這麽貴？」他似乎在故意嘔人，又像是逗小孩。

「還貴？不信你在臺北到處問問？別家至少得七百五。」

那人笑了，立刻從西裝的內口袋裡掏錢，整整的一疊，抽出七張，七百塊。一邊付款，一邊輕輕地說：

「小姐，妳每天都是漂亮的，但今天最漂亮。」

她一聲不響只低頭包項圈，那人却極靈活的悄悄地將一張小紙條塞進她的手，並不立刻拿東西，就轉到對面的玻璃櫃上去看東西。

她也裝得若無其事地偷偷看那小紙條。上面寫的是：——「休店用餐的時候，我在對面的百樂餐廳等妳。」

「呸?!」她心裡在想：「眞是厚臉皮，誰同你來這套?!」她拿著包好的項圈到賬櫃前去找錢，回到櫃枱時，那人不見了。

「該死的！」她心裡想：「失魂落魄地給什麽鬼女人迷昏了，買了東西送人却又忘記拿！」看看左右姊妹們，每一個人都很忙，誰也沒注意。

可是，不管怎樣，她總抑制不下自己的心跳。

跟著，來了一大堆人，買開斯米毛奇克的，買朗臣連打火機式烟盒的……眞煩，從來沒有一天像今天此刻這麽忙，買東西的人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麽囉嗦的。

叮噹的鈴聲響了，這是晚飯的信號，鈴聲一響，店員們就分批輪流到後面去吃晚飯。

「那死鬼還沒來，眞的忘了？」她說不出自己爲什麽會這麽急切。